

□ 庞玉志

“我一生中唯一努力去做的: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当我在《加缪:一个浪漫传奇》一书中读到这句转引自加缪日记的话时,我的心猛地被击中了。我似乎在瞬间就完全理解了加缪,理解了加缪为什么会成为加缪。

在读伊丽莎白·豪斯撰写的这本传记之前,我对加缪的人生轨迹并不是太了解,只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的文字中透着悲观,但是这悲观却给人以强大的力量。我一度认为加缪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彻底反而让他有一种看破红尘的超脱。他悲观地指出“人活着不胜其烦,烦不值得”、“30岁死和70岁死区别不大”,却又在同一部小说里说出“人只要在这世界上认真生活过一天就可以在监狱里生活百年”;他一方面看透了人的一生不过就是不断推石头上山的过程,同时又告诉我们西西弗知道自己“比他的石头强大”、“比他的命运优越”。

加缪的悲观与他的超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然而这种反差却并不矛盾,正是因为看透了“人活着不胜其烦,烦不值得”,“认真生活”才显得那么不可或缺;也正是因为看穿了人生的最终无意义,才必须让每一个“一瞬间”都充满活力和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缪的悲观主义和叔本华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把悲观推向了极致,认为人生毫无幸福可言,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极致,我们反而很容易走到他的反面,认为人生也就没有什么不幸可言了。

加缪的悲观主义来自于他的人生经历,或者不如大胆一点说来自于他的自卑。幼年丧父,生活贫困,母亲半聋,整个家庭被一位独裁的外婆压制,17岁患了重病险些失去生命并且被疾病折磨一生,在政治上像苏联一样被左右两派不容,在阿尔及利亚他是法国人而在法国他又是外乡人……加缪很少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一直都是一个“局外人”,于是加缪才会自卑,并呈现出被豪斯不断提及的“克制与沉默”。

加缪患有肺结核。这一点在加缪“不正常的生活中”不一定是核心的,但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因为在这个疾病上反映出加缪性格的很多方面。加缪对患病一事似乎一直都讳莫如深,“阿尔贝·加缪的名字很少出现在众所周知的患有肺结核的艺术家和作家的名单上”。而加缪的隐讳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来自于他的自卑感,他不希望别人把他当病人来看待。虽然异乡人的身份和在政治上的不如意都可以让加缪陷入孤独,但是疾病无疑是最严厉的一个因素,因为疾病很容易就让人边缘化,他的痛苦没人能够感同身受,于是他就无法被理解,也就形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同时,疾病限制了他的自由,也让他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困囿感。

然而,虽然疾病以及生活中的各种苦难一直在折磨着他,但加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的努力从未中断。萨特说加缪不是一个天才,却是一个好作家。我认为这个评价是萨特对加缪所有评价里最中肯的一句。萨特本身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好的哲学家,但他却真的不是一个好作家。而加缪的天分也许没有萨特高,但却一直非常努力,于是他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直到去世之前,加缪甚至还认为自己没能写出一部好作品,说他的“创作才刚刚开始”。加缪非常清楚写作对他生活的意义,写作是他的一种本能,也是他反抗命运的一个手段。

人生的苦难,彻悟式的悲观,反过来却让加缪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反抗者。他没有向贫穷低头,没有向异乡人的身份低头,也没有向疾病低头。他的一生都在反抗,但他却没有为反抗而反抗,他反抗的方式不过就是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成为他自己。仅此而已。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不是一部工程学工具书,而是一部像模像样的家族史。故事表达的是乌克兰随波逐流的生活窘境与英国的贵族神话相遇时所撞击出来的悲喜剧。

对新生活充满功利期待的36岁乌克兰妇女瓦伦蒂娜不惜嫁给84岁的老头子,利用移民政策,削尖了脑袋也要在英国落脚。她性感风骚,每天憧憬着以“订婚戒指的大小、车子档次的高低”来评判身份地位和丈夫能力的上层社会生活。家里变成了交织着多种语言、多种肤色的奇异世界,看似鱼龙混杂,其实泾渭分明,就像每天有马戏团表演一般沸腾。两个女儿——姐姐薇拉和妹妹娜杰日达——尽管失和多年,但此时不得不结成同盟,联手反对父亲“无耻”的暮年恋,誓将小后母驱逐出境。在对驱逐小后母这条明线背后,一条既往家族苦难史的暗线若有若无地显现出来。作者玛琳娜·柳薇卡以女人独有的犀利、较劲的笔法描写了这出博奕闹剧的荒诞与滑稽,同时,也含蓄地以后代探索者的角色揭开了家族苦难史的大幕。

作者柳薇卡的父母都是乌克兰人,她则出生于二战结束后的德国难民营,她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投射于故事中的娜杰日达——这个出生于1946年,对欧洲历史的苦难往事一无所知和平宝宝。书中娜杰日达对家族历史的追查像是摆一幅拼图,经过一连串来自母亲的回忆片段和与之大相径庭的姐姐薇拉的叙述缓缓拼凑起来,整个框架围起了相当大范围的鸟瞰历史与角色。这之中,母亲的回忆总是轻松美好的,尽管丈夫不在的日子里,她所在的村子一波接一波被清洗,“德国兵——然后是俄国兵,然后又是德国兵”,但她还是选择性地记下了如诗如画的生活,“牧羊长得郁郁葱葱,足以藏身,草色青翠惹人,上面还零星地点缀着红白花朵。天空湛蓝湛蓝,玉米地金黄一片,一望无垠”。尽管母亲去世后的后花园变得“杂草郁郁葱葱,爬藤横行霸道,落下来的果实腐烂,长出奇异的斑斑霉菌;苍蝇、蚊子、黄蜂、蠕虫和缓步虫在果实上大快朵颐……”一如现实中的乌克兰,懦弱、悲愤却不由自主。以母亲为代表的二战后的乌克兰移民,尽管承受着这个世界的非难,到头来还是得屈就这个世界,试着原谅这个世界。

当社会动荡时,艺术变成了催吐剂。作者的黑色幽默乖张、辛辣、自虐又虐人,所谓的黑色,指的是悲观、不肯妥协及道德上的讽刺。一如文中对未亲身经历的战争苦难的轻描淡写,对杀戮和血腥不着一笔一墨,仿佛那是一件鸡毛蒜皮的事儿,和大型二手车拍卖会没啥区别。但每一句都犹如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头,荡漾出层层涟漪,产生的联想悠远绵长,仿佛撕裂头颅,从中钻出一个新的活物。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既是老父亲晚年醉心于科学研究的心血之作,也是躲避瓦伦蒂娜每天粗俗纠缠的武器。拖拉机本是工程师为解决人类温饱而创造的福音,在前苏联却沦为当局用以推行集体化和消灭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同时代的美国却把拖拉机用于开发西部和引入欧洲,为战后西方经济打进一针强心剂。作为乌克兰极权幸存者的老父亲,在坚定、反复、近乎喋喋不休的说明:在进步的过程中,在我们忙着拍摄月球坑洞,战火持续蔓延和权力结构急速繁衍之际,他却退化了。等这一部“技术史”真正带来“人文史”的影响之时,也许是乌克兰崛起之时——这也是作者的希望。

用荒诞的事件来牵引荒诞的历史,用无根的生命结束无根的追溯。这就是结尾,作者巧妙地免了笔下所有人的责任,也就卸却了自己的责任。不必依照惯例去追究故事的动机和可信度,就其描述故乡乌克兰社会中的脱节人物及自身的病态需求而言,作者着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对现实中的乌克兰与子民来说,这条漫长路依然不知伸向何方,显然,六十余岁的作者本人也无法再走一趟。

□ 郭玥

【阅读随笔】

## “周末猎手”

□ 周鲁霞

《行为经济学讲义》是汪丁丁先生去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行为经济学”课程的课堂讲义,根据录音整理,原汁原味,最能体现“汪丁丁风格”。

汪丁丁先生属于没有专业的业余爱好者一路的学者,在各学科和领域漫游,然后以整合了的个人知识去求解根本性问题。此种风格与奥地利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1838年—1916年)有些类似。作为科学家的马赫,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心理学家,其科学认识论在诸多领域影响深远。尽管如此,马赫始终谦对自己的贡献,以“周末猎手”自称——暗含业余和随意漫游涉猎之意。在学术研究中,恰恰是此种“周末猎手”更能生发问题意识,也更能深入地理解根本性问题。

目前,机械繁琐僵化的学术考评体系对此种“周末猎手”学术风格无疑是排斥的。汪丁丁熟谙主流的学术规范和套路,深知自己学术风格的格格不入,所以对此书的销路不存丝毫乐观。因为担心许多教授也未必读懂这本书,竟又煞费苦心撰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导读。

读者与作者不能顺畅对话,原因在于双方不具备大致相同的心智结构。汪丁丁求解的根本性问题并不深奥,无非是社会如何可能、人类如何合作等基本问题,只是动用的知识储备门类过于繁杂和前沿,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脑科学等诸学科均是他破译根本性问题密码的手段。但此般学术风格的“问题”,恰是优势之潜在。正是这种漫无边际、旁门左道的学术风格,却能把根本性问题讲得鞭辟入里,风清月朗。其实,只要多些宽容少些偏见,具备一点跨学科的知识,建立与作者的交流亦非难事,而一旦进入作者漫不经心营造的精神世界,不知不觉中会被另类风格的魅力所感染。

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竞争为核心和主线的,合作被长时期地冷漠,哈耶克也是在晚年方提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问题。自美国安然事件始,被人们视为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终于东窗事发,华尔街的贪婪腐败已不能用天性和偶然来解释,因此经济学中一向被忽视的合作问题终成一大话题。行为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可看作经济学家求解以上新问题的另类方法。

通常认为,人是唯一知道合作的动物。克鲁泡特金却在西伯利亚观察到,在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的状态下,动物也会放弃残杀转为合作。在人类的早期,合作或许先于竞争而存在,因为在严酷的自然面前,个人实在是渺小无助,采集野果尚可独立,狩猎则需合群,合作是唯一的生存途径。人与人之间合作秩序的扩展需要一定脑量的支撑,而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脑容量恰是同步增加的,这种脑演化过程未必完全是合作刺激的结果,至少有利于合作的提升。尽管没有充足的理由以合作创造人取代劳动创造人,若没了合作,社会肯定无法持续演化至今。

不能合作不仅对社会,对个体也为悲剧。脑科学研究显示,人在3到4岁可获得“他心想象”能力,作为社会认知能力的“他心想象”可看作是对他人意识的猜度,为合作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他心想象”能力缺失将导致儿童自闭,症状是不愿与朋友合作。阿德勒甚至认为,诊断抑郁症等精神疾患的最好指标是测试其合作能力,“所有的个人生活的失败和悲剧,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能合作”。

如果一个社会都是拒绝合作的自闭症、利己者,社会将不复存在。因此,作为一种博弈,合作看似利他最终却是利己。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对他者激励、对利己者惩罚的大制度,此种大制度包含法律、道德、宗教、习俗等等。这也是汪丁丁多年前不厌其烦地讲述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是“狂妄的自负”,转型过程中则存有盲目的乐观——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正是这种盲目的市场崇拜导致了市场的无序并使我们付出了代价。此非市场的过错——市场只是一种工具而非价值,甚至自身就隐含着邪恶——而是相关制度缺失之故。资源的有限性、人性的弱点,决定了竞争和不择手段之难免。在“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正常展开过程中,人性的弱点和政府的强制皆为干扰。改革并非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完善与之配套的大制度,以此保持市场的纯净。所以大制度的完善不是就市场论市场,而是“跨学科”的。因此,我们需要更大的智慧,此种大智慧应出自“周末猎手”。

据冯克利先生告知,汪丁丁先生今年在北大主持开办了“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课,九次讲座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艺学乃至中医理论,主讲人无一不是经济学家。作为主讲人之一,冯先生讲座的主题是“伟大的人与伟大的制度”。冯先生在应邀之列并不意外,因为先生同样是位“周末猎手”类的人物,一位思想的漫游者——宽泛而深邃。



加缪 一个浪漫传奇

《加缪,一个浪漫传奇》

伊丽莎白·豪斯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出版

加缪:

一个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的反抗者

【人物传奇】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英]玛琳娜·柳薇卡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11月出版

用荒诞的家事牵引荒诞的历史

【好看小说】

## 微博书评

@必读呢本:村上春树在作品中常花笔墨描写音乐,这一点读过的人一定不会陌生。如果你也曾苦苦找寻其中提到的歌曲,那么你需要这本——《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村上春树的音乐随笔集!“就算月亮隐去,就算被恋人遗弃,就算被小狗嘲笑,什么都可以没有,唯有音乐不可缺少……”

@波斯蜗牛:我把这本书当成短篇小说集来看,每一章节都有隐隐的独立性,引人开怀也让人伤心。无论篇幅还是内涵,《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都没《西夏旅馆》那么奢侈,但我总觉得这部作品更接近路以军的精神气质——忧虑、童心、顽劣、超现实。

@黄老邪:《孤独的异邦人》,林贤治著。第一辑所收怀人短文是第一次读,歪打正着,恰好赶上今天的凄苦天气。可无论如何没想到的,是与书名同名的那则短文主角是白求恩。更没想到,读完时,短文的主角已变成大家……大家或许也会“扑倒在路上”吧?“而那里,正是介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地方。”